



## 想起那场大雪

胡兆喜

记忆

坐在写字台前，透过双层玻璃窗，看着空中随风飞舞的雪花，我不禁想起那场大雪。九岁那年，我在距家五华里远的大队小学读二年级。一个寒冬的清晨，被母亲千呼万唤才懒快地起床的我，发现门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比膝盖还高的几个石凳子全被白雪覆盖着。正当我暗地高兴着今天可能不要上学时，母亲却催促我快吃早饭，说上学要迟到了。吃了早饭，尽管满肚子不快，我还是背起书包去找同村的学伴，哈哈，他们竟然都不去上学了，而且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许可。我那个高兴劲儿，三蹦两跳地奔回家，把书包一扔，牛气十足地朝母亲嚷：不上学了，他们都不去了。母亲一愣，忙问，谁都不去了？我一挥手，说二蛋、老三、大头，还有小云她们几个丫头都不去了，不信你去问吧。

母亲真的出门而去，但很快又回来了，说，把书包背上，我送你上学。我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，大家都不去，凭什么非让我上学呢？所以我就委屈地嘟囔着赖在家里不出门。开始，母亲还心平气和地和我讲些道理，后来竟动手把我朝门外拖拽。我也铁了心不想去上学，一屁股坐到门口，任凭母亲拽着拖着就不起身。母亲火了，抄起门后面的一根棒槌，高高扬起，说你要再不起来看我打你不打你。母亲一向很偏爱我，我知道她不会真打的，只是吓唬吓唬而已。我说你打我都不去。谁知这次母亲真的“下了手”。疼痛、委屈让我十分夸张地嚎啕大哭。可母亲并没因我的哭而罢手，边扬动手中的棒槌边恼怒地说，起来，不起来还要打。说着，棒槌又落了下来。我对着门外拼命地哭喊，目的是想招来邻居们过问，他们一讲情，我就能免了一场皮肉之苦，说不定还不要我去上学了呢。

果真，左邻右舍的人们循着哭声匆匆而来。他们一边劝拉母亲，一边替我讲情，说雪落得这么厚，路都寻不着还怎么去上学呀，咱家的孩子不都没去吗，再说，落一天课又有啥大不了的。可是母亲并没有给邻居们“面子”，依旧不依不饶地舞着棒槌逼我起来上学。邻居们看实在劝不住母亲，只好拉我而起，说快跑啊，你这个小犍驴。一边把地上的书

包拾起挂上我的脖子，一边把我朝外面推。真打真疼啊，不跑不行呀。所以我也顺势跑到门外的雪地里。但是跑到门外的我又站住了，边哭边嚷：非不去，打死都不去。母亲那个气呀，用力挣脱邻人的手，舞着棒槌就撵了出来。我吓得掉头就跑，还是迟了，又被母亲打了一棒槌。我哭我跑，我又站住了。母亲又撵了上来……

雪已没过我的膝盖，我哪能跑过母亲呢。我一边狼嚎似哭喊，一边左冲右突。尽管此时的母亲也泪如雨下，却不肯停住手中舞动的棒槌。几个来回，我挣脱母亲的手，朝着学校方向没命似地逃去。跑到了学校，才知道我的一只鞋子不知在什么时候跑丢了。还好，细心的老师找来自家孩子的鞋给我换上。中午放学，我刚走出校园没多远，就迎到急忙忙而来的母亲。母亲是来给我送鞋子的，她也是刚刚得知我早上跑丢了鞋子。母亲一把抱起我，泪水哗哗而流……从此，我再没赖过学。

弹指间，四十多年的时光倏忽即逝。没想到已是垂垂暮年的老母亲居然一直对此事耿耿不能释怀。母亲说，那一场雪真大啊，打谷场上的石碾子都被雪盖了……这一到了下雪天呵，娘就在心里回想着，一想起来呀就难过得淌眼泪……其实，多年以来，每每想起那场的大雪，我心里涌动的只是庆幸和感激。

## 秋若有情

刘东升

季节

时令的指针划过霜降、立冬和小雪，然而，秋却迟迟舍不得离去。时间已到十一月底了，依然天朗气清，晴空一碧，光照满满，冷热宜人。午后，我漫步在市区中央公园——阳光清柔而明媚，草木花香，沁出淡淡芬芳。

阳光的美丽透过树木枝叶显出多样而具体——抬眼望去，太阳的逆光穿过银杏树叶，嵌入了带边的明黄，煞是耀眼；在一簇簇红枫树叶的背后，太阳呈现出的带着明丽光亮的酒红色；炫红与青蓝相合为一体，美得让人喷舌。主干道两边生长已有N年高大的法国梧桐，伸展着长长的枝干，如同无数只臂膀，携一身略带焦黄色的、透着阳光的叶片，笼而罩之罩着宽阔、干净的路面。路上，不时有骑车玩闹的孩童、有卿卿我我的情侣、有一身细汗的慢跑者、还有搀老携幼一家几口的游园人陆续迎面而来；更有仨俩道路清洁工双肩背着专业清扫工具，在环绕轰鸣的机器声中，负重前行，用手中的金属吹筒，一边聚拢着落在地面零散的树叶，一边不停地吹扫，吹得落叶纷纷扬扬，五彩缤纷——

今年的秋末冬初之韵，与往年相比，似曾相识又感觉有所不同。现在，人们更加重视与自然和谐共存，青山绿水的意识也越来越深入人心。城市的规划布局越来越人性化。应该是相关职能部门有意识的安排：我们不光能在公园、在日和景明的情况下，可以领略大自然如画卷般的旖旎风光，让人一饱眼福。但凡你只要稍稍留意，在我们的宜居小区或在市区里其他一条不太熟悉的大小道路两旁，也会是银杏成排，法梧成行，大伙儿已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。

前不久，去了一趟皖南的储家滩和青龙湾。此前，记不清已经去过皖南多少次，也到过皖南一些

如诗如梦般著名的景点。当走近储家滩谜一样的水上景色，我两眼顿时被紧紧吸引，痴意驻足、张口无语了——山里，原本早晚清凉，一轮红日从山尖冉冉露出笑脸，大地渐渐回暖复苏，行人在逐渐拂去身上的寒意。而被青山环抱、平静而宽阔的储家滩水面上，云雾缭绕，袅娜升腾弥漫着丝丝缕缕、折射着七彩光环的烟气和雾霭。不远处，从水滩的对面划出一叶扁舟，一穿着蓑笠老翁立于舟中，正忙于舟边吆唤收揽着几只鱼鹰擒住的鱼获。

另一边，又见从山阴逆水而行一两条满载游客的竹排，时隐时现缓缓穿行于水面漂浮着光照透亮的雾气之中，让错觉连连：水面上的竹筏在走、烟雾在走、远处的山在走、岸上观景的人仿佛也在走，飘飘乎欲神欲仙，让人怀疑置身瑶池、仙境。

在宁国，在青龙湾，青山黛雾，碧水白船，阳光蓝天。水湾边际，大片茂密的水杉树，红的枝叶、白的树干，在太阳光照下，如火如荼，景色怡人，生机盎然。虽然，此次受时间安排所限，我最期待的乘着竹筏缓缓穿行于水光倒影的红色杉林之间，尽情一把游览观赏的自由和浪漫没有实现，难免心中隐隐地有些小小的遗憾。好在同行“到底亲眼看到了传说中皖南水中的红杉林，算是不虚此行了。人生哪能尽如意，有遗憾才算完整的人生”一番劝慰之下，心中的些许遗憾和块垒顷刻释然——天下的美景，有的是一两眼看不够的。

夜语

## 围炉话“饮酒”

赵柒斤

冬夜，一样是几位朋友围着火锅喝小酒，但“坐”于原始的泥火炉旁喝酒的感觉却大不相同：现代人冬夜吃火锅、喝小酒，为的是“加深感情”“热身暖胃”，而古人讲究“无酒不成宴、无诗不成欢”，宴席上诗酒不分家。如果酒足饭饱之余，吟不出像样的诗词对联，便会被讥为“酒囊饭袋”。

王羲之携41位好友在兰溪“曲水流觞”，溪流里的杯子在谁的面前停下，谁必须即兴赋诗，否则罚酒。在这种欢愉和谐又不失紧张的氛围下，书圣写下了光耀千古的《兰亭序》。唐代文学家王勃赴滕王阁宴会，一篇《滕王阁序》震古烁今；诗仙李白不仅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而且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；诗圣杜甫不仅“每日江头尽醉归”，即便年老穷困也“潦倒新停浊酒杯”，他还用诙谐幽默的笔调为当时的所谓“饮中八仙”画了一幅像：“知章骑马似乘船……李白一斗诗百篇”；白居易特别喜欢邀朋友到家中喝酒，吟诗赏景，丝竹之声不绝于耳，留下“绿蚁培新酒，红泥小火炉”“少时犹不忧生计，老后谁能惜酒钱”等千古名诗。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，酒与诗，承载了中国文人几千年的灵动和情感。

以农业生产发展为前提的谷物(粮食)酿酒的出现，是我国酒文化真正的起点。酿酒始于何人尚无法考证，但考古发掘的陶鬯、陶盃等酒器，足以说明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开始酿酒。“孽”与“曲”的分离，在酿酒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所谓“孽”，就是谷芽或麦芽，这种发酵剂只能单边发酵，在发酵过程里主要起糖化作用，也就是让酒变甜，最终会形成糖化高、酒化低的甜酒。而“曲”则较为复杂，它是含淀粉的谷物等原料，作为培养微生物的载体，在此基础上繁殖出丰富的霉菌，从而产生糖化酶与酒化酶。用“曲”酿酒，会同时产生糖化和酒化的双边复式发酵，酿出来的酒乙醇含量较高，逐渐为后世沿用，中国的酒文化得以开枝散叶。

随着对“曲”掌控程度的提高，我国酒的种类逐渐增加。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曰：“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”由此可见，周代的酒就能根据“曲”的发酵时长划分为三类。西汉时期，“曲”更被划分为大麦曲与小麦曲、散曲与饼曲等。北魏科学家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记载了9种酒曲和39种酒的制作方法。尽管我国酿酒历史非常悠久，但唐宋之前，我国所酿造的酒大多为米酒、水酒、泡酒，属黄酒范畴。白酒、烧酒属于蒸馏酒范畴，蒸馏酒即在发酵酒的基础上进行蒸馏以提高酒精浓度，从而形成一种酒精度高、酒香浓郁的酒。有文献称，白酒制作大抵始于唐代，晚唐诗人雍陶有诗“自到成都烧酒熟，不思身更入长安”为证。至元代，随中外交流频繁，“烧酒”不断传入。由此，蒸馏方式酿酒逐步普及。

酿酒衍生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。《周礼》云：“以乐侑食，膳夫受祭，品尝食，王乃食。卒食，以乐彻于造。”古人宴会不仅考究菜肴质量，还喜欢奏乐品乐，以助酒兴。可以说，从西周开始，喝酒便开始讲究雅、趣、乐等文化品位，一直延续至清，酒与文、诗词及对联等结下的“情感”牢不可破、一直绵延至今。晋代文人搞出来的“曲水流觞”到了没水的地方就演化成“击鼓传花”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常玩这种游戏，丫鬟们想听凤姐讲笑话，故意让击鼓的盲女停鼓，使“花落凤姐”。幸好凤姐说了个笑话，才免罚酒。古人喝酒喜欢吟诗作对的例子不胜枚举。由此可见，古人的酒桌上，仅有酒量没有才华的人，那真是如坐针毡、汗流浹背。

